

社会主义 图书馆学概论

文化学院图书馆研究班
第一期学员集体编写

文化学院

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

文 化 学 院

1961年·北京

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

(内部发行)

文化学院出版

(北京西郊翠微路)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开本 787×1092公厘 $1/32$ 印张 $6\frac{1}{2}$ 字数 117,000

1960年11月第1版 1961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4,001—6,500 定价 0.65元

出版說明

“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論”是1958年底我院“图书馆研究班”学员为了向1959年元旦献礼集体编写成的。初稿写成，就在“图书馆学通訊”(1959年第1期至第2期)上連續发表。接着又由北京图书馆印行了单行本。发表以后，它受到图书馆界的普遍关怀与重视；不少图书馆、組織工作人員进行了討論，并将討論意見寄給我們。对此，我們願借此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1959年夏季，我們邀請了参加编写該书的几位学员和北京市几个图书馆的負責同志，对各方面提来的意見，进行了討論，并根据图书馆工作的新情况，作了較大的修改补充。这次付印前，我們又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工作。虽是一本小书，已做到三議三改。

解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經过广大图书馆工作人員的努力，已經創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經驗。但是，用毛澤东思想来总结这些經驗，从中找出規律，使图书馆学真正成为一門科学，可以說才仅仅是开始。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充分运用了理論联系实际与群众路綫的方法。理論联系实际，即在学习理論和文化工作方針政

策的基础上,交流經驗,總結工作,根据写书提綱进行了深入細致的討論;这样作,一方面,也就把实际工作中經常碰到而又难于解决的某些关键問題、某些矛盾,通过理論的概括和提高,从而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和处理办法。群众路綫就是发动全体學員,人人动脑、动嘴、动手,把一点一滴的經驗都提供出来,然后加以提炼;而且在党委领导下实行了教师与學員結合,院內与院外結合,真正做到集思广益。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一日千里地向前飞跃,图书馆工作也不断地在发展;这本书的內容,可能有落后于形势的地方;缺点和錯誤也在所难免。我們殷切地希望图书馆界和广大讀者,能繼續对这本书提供宝贵意見,以便能有机会再加修訂,使它不断地得到丰富和提高。

文化学院

1960年10月

目 录

緒 論	(1)
第一章 圖書館事業的基本方針和基本任务	(16)
第一节 圖書館事業的基本方針	(16)
第二节 圖書館事業的基本任务	(30)
第二章 社会主义圖書館事業的建設	(47)
第一节 国家办館与群众办館相結合	(47)
第二节 贯彻群众路綫, 开展业务工作	(56)
第三节 勤儉办館	(62)
第四节 培养一支又紅又專的干部队伍	(68)
第三章 讀者工作	(76)
第一节 讀者工作的重要意义	(76)
第二节 图书流通	(79)
第三节 宣傳图书、指导閱讀	(91)
第四节 书目、索引、解答諮詢	(102)
第五节 少年儿童讀者工作	(114)
第六节 怎样做好讀者工作	(116)
第四章 圖書工作	(121)
第一节 图书工作的意义和基本要求	(121)
第二节 图书的采購、补充和登記	(122)
第三节 图书分类	(134)
第四节 編目工作	(148)

第五節 圖書的組織和保護	(163)
第五章 業務輔導工作	(170)
第一節 輔導工作的任務	(170)
第二節 輔導工作的幾個原則	(172)
第三節 輔導工作的幾種主要方法	(177)
第六章 圖書館的分工和協作	(185)
第一節 分工協作的意義和作用	(185)
第二節 協作的範圍和方法	(189)
第三節 協作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	(196)
結束語	(199)

緒 論

(一)

毛主席說：“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綫的。”^①它們不為剝削階級服務，就為被剝削階級服務，二者必居其一。圖書館事業也是如此。封建社會的圖書館（藏書樓），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資本主義社會的圖書館，為資產階級服務。社會主義社會的圖書館，為無產階級服務。

例如，清朝官辦的文津閣、文溯閣、文淵閣、文瀾閣……以及一些官僚地主辦的藏書樓，象海源閣、鐵琴銅劍樓等，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統治階級一直是以圖書作為“教化”的工具，作為維護階級統治的工具。辛亥革命前後，藏書樓雖然大都改成了公立圖書館，實際上，仍舊是統治階級的“教化”工具，是為地主、資產階級服務的。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代，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墨索里尼自傳”等宣傳法西斯蒂思想進行反共教育的圖書，以及一些宣揚迷信、荒誕、淫穢的書刊充滿了圖書

^①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887 頁，人民出版社 1953 年北京第 1 版。

館，而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以及一些進步的書刊，卻被列為禁書查封了。僅從1938年10月起至1941年6月止短短的二年半的時間里，國民黨反動政府查禁的書刊就有961種。有些圖書館雖然也收藏一些科學技術書籍，但“它的目的是為資本家培養恭順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①同時，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把勞動人民拒之於門外。例如，有的圖書館規定借書要交押金，找鋪保，穿短衫的人不能進館等等，使工农群眾根本進不了圖書館。正象毛主席所說的：“他們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實行反動的武斷宣傳，以消滅被壓迫階級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施行愚民政策，將工农群眾排除於教育之外。”^②

帝國主義為了侵略我國，也把圖書館作為文化侵略的工具之一。他們企圖利用圖書消滅中國人民的民族思想，服服貼貼地作他們的順民和奴隸。例如，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東北的時期，連帶有“中華”二字的地理歷史書籍也被查封，而代之以宣揚“日、滿、華親善”、“大東亞共榮圈”等內容的奴化書籍。又如抗戰勝利後，美國帝國主義在北京等幾個大城市都辦了美國新聞處圖書館，宣揚美國生活方式，宣揚美帝獨霸全球的野心。他們的書架上充滿了各種色情、恐怖、種族歧視的書刊。此外，帝國主義者還利用圖書館搜集我國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情報。如上海徐家匯天主

① “列寧全集”28卷69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12月第1版。

② “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12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堂圖書館就不僅搜集了我們的各種情報資料，還搜集了我國的革命文件、宣傳品、標語、傳單等。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辦的滿鐵圖書館，也收藏了大量有關東北的政治、經濟、軍事、資源考察等各方面的情報資料。

由此可見，封建統治者、地主、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從來就是把圖書館作為統治人民的工具。不管它們採取什麼形式和方法，都是為了達到奴化、毒化被壓迫人民，消滅人民的革命思想的目的。僅就這一點說，圖書館事業的階級性，不是異常鮮明嗎？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有人卻標榜“清高”，否認圖書館事業有階級性，把圖書館事業說成是什麼“超階級”的東西。這種說法，實質上為剝削階級施放煙幕彈，其目的在於麻痺被剝削階級的鬥爭意志，以有利於剝削階級的統治。

這種觀點，解放前固然十分普遍，解放後仍然存在，例如，杜定友先生在“新圖書館手冊”^①上說：“圖書館為人民服務，對於讀者，不分階級，一視同仁”。劉國鈞先生在“什麼是圖書館學”^②這篇文章里說圖書館事業有五項要素：“（1）圖書，（2）讀者，（3）領導和幹部，（4）建築與設備，（5）工作方法。很顯然，五者之中缺少任何一項，就不能有

① 1951年3月中華書局初版。

② 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1957年第1期。

圖書館的存在”。杜定友先生在“圖書館學概論”^①上說：“圖書館的設立，有三大要素。（一）要能夠積極的保存。（二）要有科學的方法，以處理之。（三）要能夠活用圖書館，以增進人民的知識和修養”。

很明显，杜定友、劉國鈞兩先生所津津樂道什麼“不分階級”、“五要素”、“三要素”等等（恕我們不一一征引了），无非是用來模糊人們的眼睛，抹煞圖書館事業的階級性。何以見得？因為他們總是避而不談圖書館事業的階級性，亦即避而不談圖書館應當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實際上却是主張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我們知道，圖書館事業是國家整個文化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社會的上層建築之一，應當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和其他上層建築服務。它不能脫離政治和經濟而單獨存在。它的活動，直接間接會影響到政治和經濟，因而必須貫徹黨和國家所規定的方針政策和任務，才能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列寧認為：“圖書館和農村圖書室，將在長時期里是對群眾進行政治教育的重要場所和幾乎是唯一的機關”^②；又說，必須在每個學校中都能“成立有政治類書籍的圖書館閱覽室”。可見圖書館事業是有着鮮明的、強烈的階級性、政治性和戰鬥性的。而杜定友、劉國鈞兩先生卻說什麼“不分階級”、“五要素”、“三要

① 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② “列寧論圖書館工作”10頁，時代出版社1957年版。

素”等等，显然是錯誤的。

另一方面，在圖書館學的研究上，他們總是“方法中心論”或“技術決定論”，強調技術第一。例如，劉國鈞先生認為：“現代圖書館之所以成為科學的事業，就因為它具有一套獨特的科學工作方法。所以這方面的研究是圖書館學中心。”^① 這一論點乃是劉先生一貫的主張，他在“圖書館學要旨”^② 一書中曾說道：“圖書是原料，人員是整理和保存這原料的；設備包括房屋在內，乃是儲藏原料、人員、工作和使用圖書的場所；而方法乃是圖書所以能與人發生關係的媒介，是將圖書、人員和設備打成一片的聯絡針”。這種說法抹煞了圖書館學最主要的中心環節：方針任務和指導原則。它與“超階級”的思想是異曲同工的。其目的無非是為了掩蓋資產階級圖書館學的真实面目，企圖把人們引向脫離無產階級政治的道路，而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方法中心論”或“技術決定論”，同時又是資產階級見物不見人的思想反映。他們只看到書，所以強調研究圖書的收藏、管理的方法，而看不見圖書館的千千萬萬個讀者。我們反對“方法中心論”或“技術決定論”，並不是不要方法與技術或忽視方法與技術，我們認為方法與技術，都是從屬於政治的，也就是服務於政治的。圖書館工作的一切方法與技術都是為讀者服務的，在研究圖書館工作的方法與技術時，首先要

① 見“什麼是圖書館學”一文，著重點是本書編者加的。

② 1934年中華書局出版，1949年再版。著重點是本書編者加的。

从便利讀者出发。改进方法、革新技术,只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杜定友先生、刘国鈞先生一再強調說圖書館學是分別研究什么“五要素”、“三要素”……等等的科学,这又充分說明了他們用的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他們只見事物的表面現象,而看不見事物的本质。他們认为事物是靜止的、孤立的,而不懂得事物是发展的,各个事物都有它一定的內在的联系。要知道圖書館學是屬於社会科学範疇的一門科学。它应当研究整个圖書館事业和它的全部活动的規律。它所要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整个圖書館事业如何貫徹基本方針、基本任务以及圖書館事业的建設原則,各項业务工作等;研究的方法,应该是实事求是,理論与实践統一,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集中全国圖書館工作的經驗,上升为理論,反过来又指导实践,把圖書館學作为推动圖書館事业前进的武器。我們对于“圖書館學”的許多問題,跟资产阶级的圖書館学者在看法上和說法上都不一样,这就是因为我們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場,用的是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緣故。

(二)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一貫堅持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對待一切事物，所以我們對圖書館事業的階級性不僅毫不隱諱，相反地認為只有充分地認識了圖書館事業的階級性，才能很好地研究它的發展規律。當圖書館事業掌握在地主、資產階級手中的時候，它就成為奴化、毒化人民思想的工具，成為統治階級培養恭順奴才的工具。但是，當這一工具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時候，它就成為人民教育自己，提高文化科學知識，提高階級覺悟的有力武器，成為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就會產生巨大的力量。同時，圖書館事業也只有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時候，它才能蓬勃地發展，才能隨着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逐漸成長壯大。

從五四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歷史時期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之下的圖書館，都是直接和間接地為民主革命服務的。五四運動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同志和毛澤東同志，曾經利用北京大學圖書館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團結了不少青年革命知識分子，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研究和討論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1920年，毛澤東同志在長沙創辦青年圖書館，向廣大青年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團結湖南進步青年的活動中心。1921年，毛澤東同志又在他親手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附

設了一个藏书丰富的圖書館，搜集了当时国内可能收集到的进步书刊，傳播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的领导下，有的圖書館直接提出了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口号，如1921年成立的上海通信圖書館，就提出：“旨意在使得无产者有得书看。”这个圖書館运用通信借书的方式，大量流通着“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馬克思与唯物論”、“阶级斗争”等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文化实行反革命的“围剿”，用尽一切殘酷的办法，限制、破坏和查封了一些进步的圖書館，上海通信圖書館就在1929年被查封了。1933年又出現了螞蟻圖書館，它继承了上海通信圖書館的革命傳統，为进步文化事业、为革命宣傳，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两个圖書館在当时的作用是相当大的。那时候由于革命的需要，有些同志还組織了地下圖書館，有些同志和党的外圍組織，在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里，利用圖書館，向学生傳播革命思想。同时，我們的党在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广泛开展了革命文化运动，虽然条件非常困难，也創辦了很多为工农兵服务和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图书室，建立了苏維埃中央圖書館，開創了无产阶级政权下的紅色圖書館事业。这些圖書館为革命服务，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方向是非常明确的。那种不屈不撓地同敌人斗争的精神，那种克服一切困难办館的精神，利用各种形式，生动活潑地宣傳革命思想的工作方法，都是值得我們很好地学习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陝甘宁边区和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

地，党的图书馆事业象旭日东升，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的人民武装部队，以及党政机关和学校等，新创办和发展了很多图书室和图书馆。其中陕甘宁边区的几个大学，如馬克思列宁学院、延安大学、抗日軍政大学、魯迅艺术学院以及中共中央等机关的图书馆規模較大，办得較好。不仅这样，公共图书馆也建立起来了，如延安中山图书馆、魯迅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都具备了革命图书馆的特色。如中山图书馆收藏了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除搞好閱覽、流通工作外，还积极开展材料工作、讀者顧問工作和編刊工作等。为了配合当时关于宪政問題研究的需要，他們搜集了各种資料，单辟一室专供讀者閱覽，并編印了“宪政論文选集”、“宪政論文索引”等以滿足讀者的需要。以后并出版了时事資料、世界大事表、每月全国报纸杂志論著索引等三种定期刊物。在敌后的部队、机关、学校，虽然比延安的条件还困难得多，但也利用各种形式办了小型的图书室，大量流通了毛主席的著作、各种政治理論讀物以及优秀的文艺作品等。在这一时期，党的图书馆事业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方面，为我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图书馆(室)，物质条件仍然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他們在緊張的战争环境里，克服一切困难，积极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澤东著作，教育与鼓舞广大人民，为打倒蔣介石的反动統治而战，为解放全中国而

战。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图书馆工作者，争取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了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运用图书报刊，揭露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宣传革命，启发与激励人民的斗争意志。解放前夕，他们又千方百计地保护人民图书财产，迎接解放。在这一时期，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图书馆工作者，都发扬了革命精神，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他们的力量。

解放以后，全国图书馆事业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巨大工作，更加发展壮大起来了。

首先是逐步明确图书馆事业的方针任务。1950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1955年7月2日中央文化部“关于加强和改进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指示”，都明确地指出了图书馆事业必须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积极普及文化，大搞图书流通，注意为科学研究服务。1956年召开的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1957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又进一步明确了图书馆事业除了为普及群众文化很好地开展各项业务工作外，还要配合“向科学进军”加强为科学研究服务。这在省、市、自治区的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和大专院校图书馆，更是一个主要的任务。为此，并确定了两个全国性的中心图书馆和九个地区中心图书馆，以这些图书馆为中心，组织各地区的图书协调和业务协作。

在明确图书馆事业方针任务的同时，一方面改造旧中